

中國近代傑出建築師呂彥直生平揭秘

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那莊嚴肅穆的儀態和那恢弘的氣度，使孫中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風貌，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都昇華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呂彥直，中國近代建築師。他為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的設計和建造貢獻出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生命。然而，由於各種因素的影響，呂彥直的出身及其家世，尤其是他的建築思想，被長期湮沒，成為多年來中國建築史學界的懸案。

經過10年的艱苦發掘、深入調查和周密考證，終於揭開了這一懸案的真相，填補了呂彥直研究，以及中國近代建築史研究的這項空白。

出身官宦之家

呂彥直1894年7月28日出生於天津。父名呂增祥（又名呂鳳祥），安徽涇州人，科舉出身，在清政府中任職，官至五品。是李鴻章的“三循吏”之一。

1885年前後，呂增祥被派往日本擔任中國駐日使館參贊。1890年前後奉調回國，仍於李鴻章麾下任職，同時輔助嚴復翻譯西方著作。1901年宣文書局本《赫胥黎天演論》的封面，自右往左依次豎排印刷著“侯官嚴幾道先生述”

赫胥吏天演論

呂增祥署檢”字樣。“呂增祥署檢”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瞭呂增祥對《天演論》譯本的貢獻。

1900年冬，呂增祥受命於開州（今天的河南省濮陽縣）。1901年5月，僅50歲出頭的呂增祥卒於開州知州任上。

呂增祥生前先後娶有兩房妻室。正室生育兩女，二女兒呂靜宜嫁與嚴復長子嚴伯玉。正室早逝，呂增祥娶了第二任太太，生育有一女四子。其中，女兒嫁與嚴復在英國留學時的同班同學羅禮臣的長子羅儀韓；長子呂彥深，通5國文字，22歲就進入民國政府的外交部工作，1914年被派到巴拿馬做領事。呂彥直排行老二。

1901年5月，呂增祥去世時，呂彥直未滿7歲。翌年，由二姐呂靜宜帶往法國巴黎讀書。此時，二姐夫嚴伯玉正在巴黎工作，是清政府的“駐法參贊”。

呂彥直很懂事，每天放學後，就到巴黎歌劇院門外的停車場去給洋人擦汽車。巴黎的夜晚，尤其是冬天的夜晚是十分寒冷的，人們都呆在有暖氣的房子裡不願意外出。堅強的小彥直不畏嚴寒，守在露天停車場給洋人擦車，掙幾個小錢貼補書雜費用。

1908年嚴伯玉卸任回國。在巴黎生活學習6年後，呂彥直也隨二姐、姐夫回到了天津。恰巧，嚴伯玉的早年好友林紓，正在北京的怡和學堂裡教書，林紓是大學者、文學家、翻譯家

。嚴伯玉便介紹呂彥直到北京的五城學堂讀書。

1911年，清華學堂初設。17歲的呂彥直考取了清華學堂留美預備部。嚴復的二女兒嚴羨慕不已，寫信給嚴復，強烈請求到北京讀書。

1913年，呂彥直在清華學堂畢業後考取公派留學美國，就讀於美國康奈爾大學。1918年12月20日，獲得康奈爾大學建築學學士學位。大學畢業後，進入紐約的墨菲(Henry?K. Murphy)建築師事務所工作。

設計中山陵，整日茶飯不思

1921年初，27歲的呂彥直決定經歐洲回國，開創自己的事業。途中他特意繞道法國巴黎。在盧浮宮參觀時與黃檀甫邂逅。

1921年夏，呂彥直回到了中國，進入墨菲事務所上海分所工作，繼續參與金陵女子大學校舍的設計工作。同年，黃檀甫也轉赴上海進入東南建築公司工作。1922年3月，呂彥直辭去洋人事務所的工作，轉到東南建築公司與黃檀甫同事，參與了上海銀行公會大樓的設計。隨後，呂黃二人合作創辦了“真裕公司”。這個二人公司，既承接房屋設計，也搞房屋租賃和修繕業務。

茫茫人海，誰人認識呂彥直？直至應徵中山陵的設計圖方案之前，呂彥直都是默默無聞的。孫中山逝世後，1925年5月，總理喪事籌備委員會向海內外懸獎徵求中山陵墓設計圖案。呂彥直毅然應徵。

黃檀甫曾回憶說：當年，呂彥直因設計中山陵而整日茶飯不思。他不斷地修改畫作。為了直觀起見，每畫完一稿，就用桐油灰捏造設計模型，然後對著模型修改畫作。修改完後再捏造設計模型。如此循環往復，直至設計出中山陵現在的這個模樣來。

截至1925年9月15日，“孫中山先生喪事籌備委員會”共收到40餘位中外建築師的應徵設計圖案。呂彥直設計的中山陵圖案，因能保存中國建築的傳統形式，其陵園範圍又略成警鐘木鐸形，暗合了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的精神而獲得首獎。呂彥直受聘為中山陵墓的建築師，從此名聲大振。

獲獎後的呂彥直，以個人的名義創辦了建築事務所——彥記建築事務所。還沒有等呂彥直從中山陵建築圖紙的設計工作中緩過氣來，1926年2月23日，《廣州民國日報》就刊登出《懸賞徵求建築孫中山先生紀念堂及紀念碑圖案》的方案來。中外設計師紛紛響應。呂彥直帶病設計應徵圖案，並再次獲得一等獎。1926年11月3日，呂彥直受聘擔任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師。

一個建築事務所幾乎同時承擔起國家的兩大紀念性建築物的建築設計和施工監理等任務

，這在中國建築史上是沒有先例的。

兩大傑作，名垂青史

南京中山陵是“民國以來第一次有價值之紀念建築物”，按照呂彥直的觀點，“公共建築，為吾民建設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當採取中國特有之建築式，加以詳密之研究，以藝術思想設圖案，用科學原理行構造”。

南京中山陵的設計和建造，完全體現了呂彥直的這一重要的建築思想——使用西方先進的建築科學技術，去構造純中國樣式的建築。陵門、碑亭、祭堂，臺階的毛坯以及墓室的地下、地面建築，都是用鋼筋混凝土構造的；屋頂、牌匾、斗拱、樑柱這些“木構件”，也是用鋼筋混凝土塑造的；陵門和祭堂上的“木質”隔扇門，是用紫銅鑄造的？

妙就妙在所有的西方建築技術、現代建築材料，到了呂彥直手上，都被造化成為純中國式的，讓人看不出破綻來。

在南京東郊的紫金山中茅山南坡，中山陵依山而建，墓道和392級石臺階，把石碑坊、陵門、碑亭、廣場、華表、祭堂、陵寢等建築物有序地串聯在了同一條軸線上。四面蒼松翠柏環抱，八方雲霞紫氣聚來。從空中俯瞰，中山陵園就像一口安放在中華大地上的巨大警鐘，莊嚴肅穆，氣度非凡。

呂彥直所設計的中山陵，既是一座純中國式的陵墓，又區別於以往所有中國的封建帝王陵墓。從顏色上看，他用孫中山手創共和的國旗藍色為主色，以藍色的琉璃瓦頂，取代皇帝專用的黃色琉璃瓦頂。從使用功能上看，他以祭奠活動的公共性，取代了以往皇家祭奠活動的私人性。寬闊的廣場，寬闊的墓道，寬闊的臺階，全部都是為適應大型公共祭奠活動的需要而設計的。

中山陵那莊嚴肅穆的儀態，和那恢弘的氣度，使孫中山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風貌，乃至中華民族的精神風貌，都昇華到了一個全新的境界。

呂彥直的另一傑作是廣州中山紀念堂。廣州中山紀念堂是中國大型公共會堂的開山之作。她那中國寶塔式的雄姿，一直是廣州市的地標。

未婚妻削髮殉情

1928年初，呂彥直被確診患有肝癌。面對絕症加身，呂彥直從容不迫。他一方面先把噩耗告訴遠在北京的未婚妻嚴，請未婚妻另做打算，不要再等自己。另一面便全情投入到當時的首都南京規劃設計草案的研究與擬定工作中。

1928年的多數時間，呂彥直都是在上海的虹橋療養院裡度過的。這年6月5日，呂彥直給

與俄羅斯命運相連的“流亡作家”

他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曾因叛國罪遭流放，晚年獲俄羅斯國家獎。他大起大落的人生是俄羅斯20世紀巨變的縮影

大鬍子索爾仁尼琴去世了。想到這個名字，人們就會想起他那張滄桑的臉。俄羅斯總理普京曾對這個大鬍子說，世上許多人都把你的名字與俄羅斯的命運聯繫在一起。

莫斯科時間2008年8月3日23時57分，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這位俄羅斯戰後歷史上最知名、也最有爭議的作家在莫斯科家中與世長辭，享年89歲。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總理普京，以及美國總統布希等都向其家屬表達了哀悼和慰問。

長期以來，索爾仁尼琴一直備受關注。他擁有跌宕起伏，甚至是複雜離奇的命運，而現在，他的生命之船終於靠了岸。按照他本人的遺願，索爾仁尼琴的葬禮在8月6日舉行，他被葬在莫斯科的頓河畔名人公墓。

我們該怎麼評價這位逝去的老人：流亡作家？俄羅斯民族的良知？還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

把寫作作為自己心靈的支點

索爾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生於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親曾在沙俄軍隊中供職，戰死在德國，母親是中學教員。索爾仁尼琴是個遺腹子，母親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1924年，6歲的他隨母親遷居到頓河上的羅斯托夫市。在那裡，他讀完了中學，考入羅斯托夫大學的物理數學系，1941年以優異成績畢業。因酷愛文學，他還在莫斯科文史哲學院函授班攻習文學。

蘇德戰爭爆發後，索爾仁尼琴應徵入伍，曾任炮兵連長，兩次立功受獎。

1945年2月，索爾仁尼琴在東普魯士前線被捕，因為他在給一個老朋友的信中批評了史達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他8年勞改。這8年生活影響了他一生的創作。刑滿後，索爾仁尼琴被流放到哈薩克，直到1956年才被解除流放。恢復自由身的索爾仁尼琴定居梁贊市，擔任當地一所中學的數學教員。

索爾仁尼琴一刻也沒有放棄寫作和思考。在長期的、幾乎無望發表自己作品的“地下作家”生涯中，他把寫作作為自己心靈的支點，進行著艱苦不懈的努力。這是索爾仁尼琴人格魅力之所在。但也正因為這種堅持，註定了他要比同時代的作家承受更多的苦難和坎坷。

被赫魯雪夫一手捧紅

隨著史達林的逝世和赫魯雪夫的上臺，蘇聯政壇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1962年是索爾仁尼琴時來運轉的一年。經過長期而艱難的“秘密地下寫作”，他終於“浮出水面”。這一年的12月，他的第一部作品、反映史達林時期勞改營生活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經赫魯雪夫親自批准在《新世界》雜誌上發表，立刻引起轟動。

索氏飽含深情的筆墨以及深厚的文學功底

，使得他一夜之間成為風雲人物，迅速被吸收入蘇聯作家協會。不僅如此，他還受到赫魯雪夫、蘇斯洛夫等蘇聯領導人接見，並被提名為列寧文學獎的候選人。

不可否認，索爾仁尼琴成名與當時的政治背景不無關係。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他是被赫魯雪夫一手捧紅的。當時，蘇聯人漸漸開始反省史達林時期的“政治高壓”。這讓索爾仁尼琴非常興奮。回想當初，他曾因擔心自己的寫作被人發現，而把寫好的手稿背熟後毀掉；他曾經為了寫作而不敢結婚——他怕別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知道他的秘密？

現在，他終於可以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地寫作了，這對他來說實在來之不易。他不由得感歎道：“沒有人妨礙我寫作，還要怎樣呢？我是自由的，可以寫作，還需要什麼？”？

這期間他陸續發表了《瑪特蓮娜一家》、《為了事業的利益》、《克列切托夫卡車站事件》等作品。

成為“持不同政見者”

然而沒過多久，隨著1964年10月赫魯雪夫下臺，蘇聯當局立刻下令《新世界》雜誌停刊，被該雜誌捧紅的索爾仁尼琴也開始受到冷遇和迫害。他的大部分作品得不到出版，有一些還被國家安全委員會查抄，一些新聞媒介和文學刊物也開始對他的作品和他本人進行“圍剿”。有人指他有“反蘇情結”，在“放縱自己仇恨的感情”。還有人說他是叛國者，拿了西方的錢，替他們說話……？

面對撲天蓋地的誹謗和詆譭，性格倔強的索爾仁尼琴並沒有放棄抗爭，繼續著自己“離經叛道”的寫作。他一方面積極尋求各方面的支援；另一方面，一刻也沒有停止為自己的作品尋找一切可能發表的機會。他曾上書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徵求作家的簽名，希望得到作家們的支持；他曾給蘇共領導人直接寫信，陳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要求改變他的處境；他也曾通過接受西方記者的採訪使自己的聲名遠播國外，以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他還曾把《古拉格群島》拍成微縮膠捲送往國外。他的長篇小說《第一圈》、《癌病房》也曾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國內流傳，而後又在國外出版——種種努力使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獲得了世界性的聲譽，但同時也深深地激怒了當時的蘇聯當局。

1969年11月，索爾仁尼琴被開除蘇聯作協，他的活動受到限制和監視。上世紀70年代，他成為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與著名的物理學家薩哈羅夫齊名。

獲得諾貝爾獎，被迫流亡海外

這樣一個人物，在當時美蘇冷戰，意識形態嚴重分歧的大背景下，自然受到西方社會的格外“青睞”。

1970年10月，在國內受盡冷遇的索爾仁尼

琴獲得了瑞典文學院授予的諾貝爾文學獎，以獎勵他“追求俄羅斯文學不可缺少的傳統所具有的道德力量”。這應該說是前蘇聯或者說是整個俄羅斯民族的驕傲和榮譽，但這個榮譽並沒有給索爾仁尼琴的現實處境帶來任何改善，反而招致更多更強烈的批評。“有人質問我為什麼專寫痛苦的歷史；有人攻擊我純粹由於政治意圖才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還有人公開說，給了他出國的機會，但是他自己不願意去！繼續留在這裡危害社會、破壞蘇聯政權！”“報紙上的辱？時起時伏，時高時低，仿佛波浪型的洋鐵瓦片一樣。”

1973年，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在法國巴黎出版，西方世界反響強烈。這部書至今仍被認為是索氏的代表作。單從文學角度看，《古拉格群島》或許不是世界文學中最優秀者。它所運用的細緻甚至瑣碎的敘述，曾令不少讀者望而生畏，甚至給人以“太政治化”、“太紀實”、“太偏激”之感。索爾仁尼琴是有意採用這種寫法的。在個體的尊嚴和權利被踐踏和剝奪的時候，索爾仁尼琴以工程師般的客觀視角和歷史學家的冷靜態度，向讀者呈現出了個人的災難和命運。

忍無可忍的蘇聯當局最終以叛國罪把索爾仁尼琴逐出蘇聯，並宣佈剝奪他的蘇聯國籍。同年12月，索氏僑居瑞士蘇黎世，後流亡美國。

他反抗的是所有弊端

蘇聯解體以後，俄羅斯開始了“民主進程”。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和俄羅斯國內政策的改變，1994年葉利欽力邀流亡在外的索爾仁尼琴回國。

回國後的索爾仁尼琴面對著的是一個“孱弱”的俄羅斯，?面對種種“腐敗”現象，作家再一次顯現出了他的“批判精神”。他對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的俄羅斯提出很多批評。他譴責社會上諸多見利棄義、貪污舞弊的現象以及大款們的揮霍奢侈、新貴們的撒謊欺騙。即使被邀請到議會演講，他仍然率直地批評政府官僚機構的膨脹和腐化。

回到俄羅斯的索爾仁尼琴對自己曾經呆了多年的西方社會也不斷予以抨擊。他在演講或接受記者採訪中稱，西方文化是墮落的，並痛斥西方社會的色情、犯罪和槍殺等。索爾仁尼琴的結論是，“俄羅斯不能照搬西方的經驗。我們的生命、精神等，必須植根於我們自己的傳統，我們自己的理解，我們自己的環境。”索爾仁尼琴晚年公開抨擊美國和北約企圖包圍和孤立俄羅斯，讚賞普京為俄羅斯的復興做出的努力。他認為西方民主危機嚴重，俄羅斯不應草率效仿——可見“離經叛道”的索氏反抗的並非只是前蘇聯的“專制”，而是所有弊端。

正在南京政府裡工作的一位朋友“光宇兄”去了一封長信，闡述自己對規劃和建設首都南京的意見；表達了自己的建築思想。呂彥直告訴他，早在一年前，自己就開始醞釀並“私擬”南京市的城市建設規劃了。這封長信寄出一個月之後，呂彥直終於完成了自己“私擬”的、經一年多的醞釀和推敲出的心血之作《規劃首都都市區圖案大綱草案》。他把自己的智慧與剩餘的精力、生命，全部凝結在了這部著作之中。

1929年春節前，經過一年多的醫治，病情不見好轉的呂彥直，回到了上海古撥路55號自己的寓所靜養。期間，他寫下遺囑，交代自己未完成的工作，請黃檀甫等同仁務必按照原計劃完成中山陵餘下的工程；開展好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工程，一定要把這兩大孫中山紀念建築建設好。還特別囑咐黃檀甫要保存好南京中山陵和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的建築設計圖紙以及自己的圖書資料，以備後人使用。

1929年1月15日，廣州中山紀念堂、紀念碑舉行奠基典禮。呂彥直委派黃檀甫作全權代表，出席典禮。自己則病臥上海寓所，遙祝這個編號為“2502”的孫中山紀念建築一切順利！面對日益迫近的死神，呂彥直平靜而坦然，沒有畏懼更沒有遺憾——一個人，能為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設計和建造兩座大型的紀念性建築物，還能有遺憾嗎？

1929年3月18日凌晨，呂彥直停止了呼吸。

遠在北京的嚴得知呂彥直病逝的消息後，悲痛欲絕。不久，28歲的嚴斷然在北京西郊出家，削髮為尼。

魂歸中山陵

1929年6月11日，《國民政府公報》第一八九號頒發褒揚令，褒揚病逝建築師呂彥直。以政府的名義，發佈命令褒獎一位建築師的動勞，這在中國是絕無先例的。根據1929年4月孫中山先生葬事籌備委員會的決定，將在奠基室內為呂彥直建紀念碑。

黃檀甫親自請雕刻孫中山墓臥臥像的捷克雕刻家高琦，在一塊高約0.8米、寬約0.5米、厚約0.2米的大理石上，為呂彥直雕刻了一個半身浮雕像，浮雕像下面刻有于右任書寫的一段碑文：總理陵墓建築師呂彥直監理陵工，積勞病故。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於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決議立石紀念。

這塊紀念碑原來鑲嵌在中山陵祭堂西南角奠基室內的東牆腳下，現已不知所蹤。



是政治工具，還是偉大作家？

回國後的大部分時間，?索爾仁尼琴一直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個小村莊。但他的言行、動向依然備受關注。

2007年6月12日，俄羅斯獨立日，時任俄總統的普京將文化教育領域傑出貢獻國家獎頒給了索爾仁尼琴。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37年之後，索氏終於在自己的祖國獲得了肯定。普京在頒獎典禮上說：“全世界上千萬人把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名字和創作與俄羅斯本身的命運聯繫在一起。他的科學研究和傑出的文學著作，事實上他全部的生命，都獻給了祖國。”典禮結束後，普京突然決定前往莫斯科郊外的索爾仁尼琴家中，拜訪這位由於健康原因無法去克里姆林宮領獎的作家。普京對他說：“感謝您為俄羅斯所做的貢獻。直到今天您還在繼續自己的活動。您對自己的觀點從不動搖，並且終生遵循。”

2006年87歲高齡時，索爾仁尼琴1968年出版的小說《第一圈》被改編成了一部10集電視連續劇，在俄羅斯國家電視臺公映。他本人擔任電視劇的畫外音主持。如今，這部遭禁40年的禁書也即將在俄羅斯完整出版。索爾仁尼琴30卷本全集將由莫斯科時代出版社於2010年之前全部出齊。該全集將囊括他在不同時期創作的各類作品，既有《第一圈》、《古拉格群島》和《癌症樓》等小說，也有《牛犢頂橡樹》和《同行兩百年》等自傳、史學和政論作品，還有之前的各種文集都未收入的演講和發言的整理稿。

曾有評論者認為，索爾仁尼琴的國際聲譽來自其對前蘇聯的批評，他是作為“鐵幕”以西的政治工具而被過度吹捧，是美蘇政治博弈棋盤上的一枚棋子。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看來，索爾仁尼琴的價值，在於他挑戰“共產專制”的勇氣。

然而，索爾仁尼琴也得到了蘇聯（俄羅斯）普通百姓的認可，得到了全世界眾多讀者的熱愛，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在人們備受壓抑、不敢吐露真情的時候，說了真話。